



测绘科技专著出版基金资助
CEHUI KEJI ZHUANZHU CHUBAN JIJIN ZIZHU

地名学基础教程

修 订 本

DIMINGXUE JICHU JIAOCHENG

褚亚平 尹钧科 孙冬虎 著



测绘出版社

测绘科技专著出版基金资助

地名学基础教程

DIMINGXUE JICHU JIAOCHENG

(修订本)

褚亚平 尹钧科 孙冬虎 著

测绘出版社

·北京·

内容简介

本书是关于现代地名学基础理论及其应用的一部独具系统的专著。是作者在掌握国内外有关资料，经过多年考察探索、研究讨论和在高校主讲地名学课程的过程中逐步完成的。

本书共由 12 个单元内容组成。论述全面，内容精新，结构合理，层次清晰，配图得当，数据确实。对地名学方法论有实际引示之处。

本书适合高校地名专业师生、地名管理和研究人员阅读参考，适合高校地理、历史、考古、地图测绘、新闻出版、城镇规划等专业作选修课程的教材使用。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地名学基础教程/褚亚平，尹钧科，孙冬虎著. -2 版 (修订本).
北京：测绘出版社，2009. 7

ISBN 978-7-5030-1930-2

I. 地… II. ①褚…②尹…③孙… III. 地名学 - 教材 IV. P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16373 号

责任编辑 徐建春

责任校对 董玉珍 李艳

封面设计 杨晓明

出版发行 测绘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 50 号

邮政编码 100045

电 话 010-68531160 (市场营销)

010-83543974 68512386 (发行部)

电子信箱 smp@sinomaps.com

网 址 www.sinomaps.com

印 刷 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成品规格 169mm×239mm

字 数 220 千字

印 张 11.75

版 次 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9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2000—4500

定 价 35.00 元

书 号 ISBN 978-7-5030-1930-2/P · 437

京 S(2009)062 号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

地名涉及国家尊严，领土主权，民族团结。研究地名及地名学，探其义，知其理，明其功，作用深远。

曾世英
1994春

注：曾世英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地名学家、地图学家，第二届、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此题词是曾世英先生于1994年为本书第一版的出版所题。

修订本 序

褚亚平先生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辈地名学家，尹钩科先生和孙冬虎先生是颇有建树的中青年地名学专家。三位先生合作编著的《地名学基础教程》（中国地图出版社1994年出版），对于当代地名学基础理论的构建和广大地名工作者学习地名基础知识发挥了历史性作用。

欣悉《地名学基础教程》将出修订本，褚亚平先生嘱我为之作序，有幸拜读了修订后的书稿。三位先生审时度势，出于对我国当代地名学理论研究和地名标准化事业发展的责任感，本着传承与创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对原著进行了全面系统地修订与补充。修订后的书稿较之原著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内容更加丰富。除对原稿的各节内容多有充实外，又增设了“地名特性”和“地名命名”两节，从而，使基础知识更丰富了、理论结构更合理了、学科体系更完善了。二是理论阐析更加严谨。作为地名学基础理论专著，其基本概念、理论观点和基础知识十分丰富，作者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对原著基础理论部分进行了修订。如对地名的科学概念、地名专名与通名的阐析等都作出适当的修订，使地名语词结构理论更加严谨了。三是对于地名工作更加实用。本书虽是地名学基础教程，但作者顺应我国地名标准化事业的需要，为地名工作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持，除充实了原有的“地名图书”和“地名管理”各节的内容，又增设了“地名规划”有关的一些内容，使全书在基础理论的引导下丰富了实用知识，增强了实用性。

20多年来，我国当代地名学理论研究取得长足发展，学科体系基本形成，理论研究成果丰硕，有力地支持了中国地名标准化事业。在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新形势下，地名工作面临着全新的环境且遇到许多新的问题需要理论的回

答，地名工作队伍由于更新换代需要地名学理论的武装。《地名学基础教程》的修订，以全新的视野、全新的面貌奉献给广大读者，为广大地名工作者学习理论知识提供了一本教科书，为中国当代地名学科的发展作出了新贡献。

刘保全

2009年1月

注：刘保全，中国地名研究所所长、中国行政区划与地名学会会长、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中国分部主席。

前　言

1994年10月，《地名学基础教程》问世。它的“前言”全文如下：

一部学科理论基础教程，应当是在系统研究的基础上精心提炼的著作，而不应是辑录拼编性质的文集；它应当是人类智慧在一定历史时期有所创造的记载，而不应是急于顺应时尚追名逐利的墨迹。写作本书，坚持不求大、不求全、不求篇幅，而要求是、求精、求新。《地名学基础教程》的问世，是作者一致为争取实现上述标准而努力的收获之一。

面对21世纪，从人类对自己生存空间所需要进行的地名建设工程考虑，从进行此项跨涉巨大空间的系统工程所需建设人才的培养工作衡量，地名学的研究和地名学科技成果的创造，必将日益繁盛，奇葩争艳。本书是一部地名学的基础教程，在写作上有其规定性和局限性，它仅仅属于初抛的引玉之砖。我们希望，它能引出地名学崭新的璀璨珠玉。

作为一部具有学科基础理论性质的专著，首先需要用正确的观点统贯全书，继之需要有整体结构合理、层次清晰的内容，再者是需要在学科方法论上有其足够的启发性。如果这三个方面都有了充分体现，那就会给读者认识地名学的基本问题提供有益的参考书。本书作者一致希望实现上述准则，并朝这个方向作出全身心的努力。虽是如此，肯定还有许多不够之处，欢迎批评。

本书作者都是中国地名学研究会的成员。长期以来，研究会的促进和鼓励，增强了我们讨论地名学问题的兴趣和研究地名学理论的积极性。特别是在我们出席了1992年于北京召开的中国地名学研究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根据大会“为创造出服务于人民的地名文化新天地发奋前进”，“更好地促进地名学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的研究”的意向，我们在褚亚平教授主持下，合作进行关于地名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和讨论，并完成了此书的写作。我们深切感到，研究会组织开展的学术讨论，对学科思想的深化和理论建设的发展，有着多方面的促进作

用，并使广大会员普遍受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这部著作中，也有着来自地名学界许多朋友们输送的营养。

曾世英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地图学和地名学先驱。曾老 1899 年 6 月 13 日出生于江苏省常熟县，他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受到人们的一致敬佩。本书付梓之前，曾得到曾老关心和鼓励，并欣然命笔为本书题词，实使拙著生辉。我们十分珍视曾老的这一亲笔指教。出人意料的是，曾老竟于今年 7 月 11 日在北京病逝，实令我们万分悲痛和深切怀念。他的这一题词，也就成为一代学术名人的绝笔，无疑更加珍贵。

本书稿成型后，及时获得中国地图出版社编辑部的重视和支持。出版社与作者的圆满合作，使我们既受到鼓舞，又由衷赞赏和感谢：本书中的图件，全部是出版社编绘室清绘的，为本书增色不少。我们一并致谢意。

本书最后，列出“参考文献”目录。在本书正文中出现的方形括注号，是与此文献目录编号一致的，为的是便于读者了解正文引语出处或检索有关文献。

* * *

《地名学基础教程》问世迄今，14 个春秋转眼过去。在改革开放大发展的盛世岁月中，即将迎来国庆 60 周年大喜大庆的日子。在这喜庆日子到来的前夕，我们和测绘出版社的同志一致迸出尽全力修订“教程”的激情，争取以最佳修订的成果和最佳设计的版本，适时展现给我国读者，作为恭贺国庆 60 周年的一份文化礼物。借此大好时机，也争取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各地地名工作部门和工作者们，以及广大有兴趣研读地名著作的社会人士的需要，达到皆大欢喜的程度。

我们就抱着这种愿望行动了。做得如何，恭候各方读者和有关专家的批评指教。

褚亚平

2008 年 12 月于北京太阳城

目 录

I 导言	(1)
一、地名学的研究对象	(1)
二、地名学的学科性质	(2)
三、地名学的研究任务	(2)
四、地名学的研究方法	(3)
五、《地名学基础教程》解说	(4)
II 地名系统	(5)
一、地名和地名系统的科学概念	(5)
二、地名群、地名层和地名景观	(7)
三、地名系统的结构框架	(10)
III 地名功能	(13)
一、地名的社会功能	(13)
二、地名的历史功能	(18)
三、地名的现代功能	(28)
IV 地名语词	(36)
一、地名语词含义	(36)
二、地名语词结构	(37)
三、地名语源	(39)
V 地名特性	(50)
VI 地名命名	(56)
一、地名的命名应遵循的主要原则	(56)
二、地名命名可以采取的主要方式	(58)

VII 地名分类	(62)
一、地名分类的科学意义	(62)
二、地名分类的依据和原则	(63)
三、地名分类的方法	(65)
四、地名分类的方案	(67)
VIII 地名演变	(76)
一、地名的产生及其构成要素	(76)
二、地名演变的重要事实	(80)
三、地名演变的一般规律	(94)
四、中国地名的现代发展趋势	(103)
IX 地名研究	(110)
一、地名研究的理论基础	(110)
二、地名研究的主要领域	(115)
三、地名研究的方法	(121)
四、我国地名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132)
X 地名图书	(136)
一、我国历史上的地名图书	(136)
二、现代地名图书的特点及其编纂	(140)
XI 地名管理	(146)
一、地名的国家管理	(146)
二、地名标准化管理	(148)
三、地名行政事务管理与服务	(157)
四、地名管理法规	(165)
XII 地名教学	(168)
一、中等学校的地名教学	(168)
二、高等学校和成人进修的地名学教学	(170)
参考文献	(173)



I 导言

一、地名学的研究对象

现代地名学应该研究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势必应当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地名工作与研究实践两个方面统观通析，作出客观的全面阐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之路。各地涌现出成群的新居民点、许多新的交通线以及开发区、经济区、旅游景点和景区等，这些都需要赋予最恰当的名称；全国范围的地名工作和地名研究，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在这种大背景下，地名学的研究对象具备了新的和发展性的内涵。客观上虽然如此，但在主观认识上迄今还存在不同论点。例如，有的学者撰文指出，地名学的研究对象是“地理实体”，并且认为它“是地理学研究对象——地理环境的组成个体；研究对象的这种联系，确定了它们间的隶属关系。”^[1]这个论点引起读者思考的是：一方面，如果地名学和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仅存在“个体”与“总体”之分，仅存在所谓“隶属关系”，却都属物质组成的“地理实体”、“地理环境”，那还有什么学科之分呢？另一方面，地名、人名、企事业单位名称的研究，并非研究地、人、企事业，而是研究地之名、人之名、企事业之名，这些研究的对象怎能是物质组成的呢？因此，地名学的研究对象是“地理实体”之说，是难以置信、不符合事实的。那么，地名学研究的对象，即地名学研究的客体，是否就是“地之名”或“地名”呢？应当说，这个说法没有错误，只是简单了一些。地名作为客观存在的一类事物，有个体地名和群体地名之别，有古地名和今地名之别，有这一地区地名和那一地区地名之别，有此一类型地名和彼一类型地名之别，有中国地名和外国地名之别，还有汉语地名和少数民族语地名之别，等等。虽然在地名范畴内存在着种种区别，但总的说，它们都属于同一类社会事物，自成系统。所以，我们把“地名系统”视为地名学研究的对象。换言之，地名学研究的客体是“地名系统”。



二、地名学的学科性质

学科性质取决于学科研究对象的本质属性。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学、生物学等学科，由于它们研究的对象都属于自然界存在的物质和现象，因此都属于自然科学；数学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在现代科学技术分类中，把它单独列属于数学科学；历史学、伦理学、法律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它们所研究的对象是各种社会现象，所以均属社会科学。地名学的研究对象既然已经明确是“地名系统”，所有地名又毫无例外地是人们所赋予的，是人类历史的产物，是一种人文事物、社会现象，因此，地名学理所当然地具有社会科学性质。明确学科的性质，对于确立研究该学科的思想、内容和方法，都是至关重要的。或者说，明确学科性质是提高研究自觉性的首要前提。

关于地名学学科性质的问题，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中国地名学界曾出现对这个问题的学术争鸣，各家的基本见解综合分列如下：

其一，地名是一种语言代号，故研究地名的地名学属于语言学性质的学科。

其二，地名学主要是以历史地名为研究对象。地名学属于历史地理学的分支学科。

其三，所有地名全是由人们赋予的地域称谓，它是人地关系的一种反映，故地名学具有明显的人文地理学科属性。

其四，地名学属地理科学系统，它与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历史地理学并列。

其五，地名学是和语言学、地理学、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测绘学等多种学科有关的一门综合性的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

其六，地名学与地理、历史、语言、民族等学科都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属于一门边缘学科。

尽管众家视角不同，其说不一，但对人们认识地名学的学科性质不无触发挥作用。如果一定要追求一个最有说服力的全面性的答案，那就只能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作进一步全面深入的分析，去得出它应有的结论。我们认为，不管下一步的结论如何，确定地名学具有社会科学性质，这一点应当是毫无疑义的。“边缘学科”之说，说明不了学科性质，似是而非。

三、地名学的研究任务

作为一门学科的研究任务，需要针对地名系统进行的研究课题是比较广泛



的。归结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普通地名学的研究。包括习惯上称作“地名学概论”或“地名学通论”，以及地名学其他基础理论的研究；地名学方法论问题的研究。

第二，专门地名学的研究。包括历史地名学、区域地名学、语言地名学（如希腊语地名学、西班牙语地名学、蒙古语地名学、藏语地名学）等的研究。

第三，应用地名学的研究。包括地名管理学、地名信息学、地名文献学、地名辞书学等的研究。

第四，地名学史的研究。包括中国地名学史、外国地名学史、民族地名学史等的研究。

从普通地名学的角度来说，地名学研究的任务，主要是阐明具体地名或地名群的方域、由来、演变、语词构成、分布规律和古今功能^[2]。随着社会的需要和科技的进步，地名学研究的任务势必会不断扩展，特别是在地名研究和科学技术相结合方面，肯定要有所突破。例如，地名信息库的建立与使用，地名数字化工程设计，地名工作为经济建设服务方式和手段的革新等诸多研究课题，就具有相对的突破性。由此可见，地名学的研究任务固然有其基本的方面，但也不会是一成不变的。我们的观点不是静止的，而是随着客观实际的发展而变动的。

四、地名学的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取决于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通常，进行地名学研究的方法主要有：历史追溯法、地理考察法、语言分析法、综合分析比较法、分区分层分类研究法等。研究地名系统时常借助的手段是地图。地图是大量、系统、集中地表现地名的场合，也可以说是地名的纲要一覽。专门用于地名研究和教学用的地图，如特定地区的古今地名分布对照图、地名历史分层图、方言地名分布图、民族语地名分布图等，则是地名学研究的专用手段之一。我们曾于《在地名研究中应加强地图学方法的运用》^[3]一文中，对地图在研究地名时的作用做了相应的说明，这里就不再深述了。我国早已把计算机用于地名工作，建立了一批地名信息库，用计算机进行地名检索和地名数据统计，因而使之成为地名研究的现代技术手段之一。在地名研究和地名工作中，如果既善于使用“常规武器”地图，又善于使用“尖端武器”计算机，那么，其研究过程也就容易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我们前面提到的历史、地理、语言的方法，是地名研究的最基本的方法。这是由地名本身的基本因素决定的。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地名都是指称一定地域的，都有其产生和演变的历史以及各自语言上的源流。可以说，地理因素、历史因素、语言因素是地名的三“元素”。从理论概念上，应当把地名基本要素的结



构看成是“三维”的：“一维”是横向的（地理），“二维”是纵向的（历史），“三维”是纵横双向的（语言）。我们的认识是，任何一个地名都可以看作是一个点，可称为“地名点”。“点”的位置是由三项坐标决定的，故有“三维空间”之称。我们把地理、历史、语言视为地名点的三项坐标，乃是一种既抽象又形象的科学概括，这会有助于人们认识地名所具有的“三位一体”的本质特性。同时，对地名学为什么十分重视多侧面、全方位地研究地名，为什么非常强调对地名要作地理的、历史的、语言的综合分析判断，也可因此而加深理解。

原苏联地名学者 B. A. 茹奇克维奇在《普通地名学》一书中指出：“在目前阶段，从语言学方面对地名学进行研究，超过了从其他方面对地名学的研究，而且语言学推动着地名学。但是，地名学中历史和地理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目前遏制了地名学的发展，降低了地名学的实际意义和社会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加速地名学中历史、地理的研究成了迫切的任务。这一知识部门的命运如何以及它的实际应用价值大小，就看这个任务是否能顺利解决。”^[4] 我国地名学的现状虽与此并不完全一致，但这里所阐述的观点，无疑是值得注意的。

五、《地名学基础教程》解说

地名学概论（通论）的知识内容是地名学的基础部分。因此，“地名学基础教程”也就是以地名学概论知识为主的一部教程。本书称作“基础教程”，是有意突出“基础”和“教程”的本义。也就是说，第一，本书内容都属地名学的基础知识，是从事地名学首先要具备的、必须学懂学通的知识。同时，也反映作者对地名学基础知识的重视和强调。第二，本书可作为一本地名学概论教科书，它适用于成人教育系统和大中专阶段的教学。

作为地名学的基础教程，本书在内容的组成和结构上体现以下特点：

（一）对地名学和地名研究、地名系统和地名工作、地名文献和地名教学等有关的基本概念及基础知识，作出科学、简明的阐述。

（二）本教程既然具有概论、通论的性质，就要力争对地名学基础知识作出名副其实的全面通达的概括之论，以实现使读者初步见到地名学的整体轮廓，学到与此有关的基础知识的目标。

（三）本教程采取不分章节而作有序性处理的方式成书。在全书内容的安排上，首先以多侧面、全方位地论述地名为重点，而后论述地名研究、地名管理、地名教学等有关地名学的社会实践诸方面。这样，既可避免章节结构的某些形式上的限制，也利于取得阐述方便和行文简洁的效应，进而增强本教程的基础性、理论性和应用性。



II 地名系统

一、地名和地名系统的科学概念

地名是历史和社会的产物。或者说，地名是实用性很强的一种社会文化形态。一个人的姓名，通常不过百年就会名存实亡。一个地域的名称，则往往不是如此，它可能与其指代的地域并存几百几千年。地名（并非所有地名）具有的这种久存性，是任何人名、企事业名所不能比拟的。

地名的科学概念应怎样确立？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多年来，由于认识的逐步深化，在我国，属于认识上的争论主要有二：一是“地名是地理实体的指称”；一是“地名是个体地域的指称”。今天看来，这二者都有欠缺之处。前者是缺少指位性，即缺少区位所在的内涵；后者是缺少社会性，即缺少人文实体的内涵。二者都存在不够切合实际、不够全面的地方。笔者经过进一步的学习和讨论，倾听社会有识之士的见解和分析，现在认为比较接近实际的科学概念应当是“地名是具有指位性和社会性的个体地域实体的指称”。例如，太行山、北京市、黄河、渤海、珠穆朗玛峰、汶川县、映秀镇、长安街、王府井等成千上万的地名，形式多样，指代的地域实体和范围各不相同，但都是个体地域实体的指称。所谓“指称”，就是“用作指代地域实体的名称”。“指”除了“指代”外，还有“指令”的含义。因为，地名受政权控制以来，它是归国家统一管理的，因此具有“指令性”。

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地名开始仅以口语表达传用。有了文字以后，才可能用文字写出地名。在我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中，就记载着不少地名。地名的表达（口语表达和文字表达）与地名的含义，都有一个随着社会生活发展的需要和人类认识水平的逐步提高，相应地由简单而复杂、由笼统而精确的渐进过程。地名既然要毫无例外地用于社会生活，就要便于人们口读、笔写、识别和记取。于是，读音、字形以及含义，也就成了地名作为专门语词必然的表现成分和形



式。因此，归结起来，位、音、形、义，通常成为地名构成和表现形式上的统一的四常态，缺一不可。

地名通常是由通名和专名两部分组成的。例如，山东省、深圳市，“山东”、“深圳”属专名，“省”和“市”属通名。有的字在多数情况下充当地名中的通名，因此被人们视为“通名用字”，这既是以往逐渐积累起来的习惯性认识，也是当代地名研究者为了工作需要而做出的相对划分。在政区地名中，常有一个地名中包含两个通名字的现象。例如，南京市、沙市市，“京”和“市”字都是通名字。对此，在地名学理论研究中有所谓“通名转化为专名”一说，术语称为“通名专名化”。据此，在“南京市”一名的构成中，“南京”为专名，“市”为通名；在“沙市市”一名的构成中，“沙市”为专名，后一“市”字属通名。有些地名从文字形式或口语称说看来，似乎只有专名而无通名，例如，保定、上饶、奉节、无极、孝感，等等。实际上，这是在社会应用的某种场合下省略了通名如“市”、“县”的缘故。只要不致引起歧义，这样反而显得简明快捷。另有许多地名确实只有专名而没有通名，如广东汕尾市的“扁担头”、“大破浪”、“印仔”之类。对当地人民而言，没有人不知道它们是海岛的名称，也从未由于不带通名而引起误解。当20世纪80年代进行全国海域地名普查时，为了便于统一区分地物类型，这类地名中的一部分才被缀上“岛”、“礁”等通名，编入海域地名录和地名志中。那么，是否存在只有通名而无专名的地名呢？有的地名如“城关镇”，从字面上看都是由所谓“通名字”构成的，但不能因此就想当然地认为它只有通名而没有专名。“城”、“关”、“镇”三个字确是常用的“通名字”，不过，当三者组合为一个地名之后，“城关”就是专名，“镇”就是通名，这足以使该镇和本县其他的镇明确区别开来。只是当比较的视野扩大之后，比如编辑全国政区手册时，许多县的驻地都在“城关镇”，这才显得彼此雷同了。“通名字”是人们接触大量地名后形成的经验性的一般印象，并不等同于这些字在地名的结构中必定要充当“通名”，这两者是性质完全不同的概念。只有通名而没有专名的地名是不存在的，全部由所谓“通名字”组成的地名却俯拾即是，比如“山海关”、“城陵矶”、“石岛湾”、“屿池礁”等，难道能够说它们只有通名而没有专名吗？如果不是凭借着“山海”这个由所谓“通名字”组成的“专名”，我们又怎能把“山海关”与“居庸关”、“嘉峪关”区别开来呢？近年来，各地的“城关镇”纷纷改名，是由于地名管理者试图在地名中体现某种地方特点，而不是当地人民在使用“城关镇”一名时有何不便所致。

什么是地名系统？

在大地上，四面八方各种各样的地名集合，形成有层次、有类别、有大小的



地域指位名称网络，称为地名系统。这个系统，既存在本系统内部地名从属、演变等方面的关系，又存在本系统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构成一个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开放系统。

地名系统，从其构成本质上说，是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地域及其指代名称的结合。它是以人类社会活动需要为根据，赋予其活动空间的理想指位语言符号系统。因此，地名系统乃是人地关系的一种反映。

研究地名系统的终极目标，是从宏观和微观方面，对全球地名作出历史的、区域的、系统的分析研究，从而达到优化和更好地控制、使用地名的目的。

“地名系统”这个科学概念的形成，是地名学理论认识上的一个飞跃。它使地名学从宏观上包容了如地名群、地名层、地名景观、地名区域系统、地名类型系统、地名信息系统等各个地名研究单元，形成一个完整的、独立的、有机的学科立体网络。地名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必将在对这一网络进行的多侧面、全方位的研究中产生和深化。

关于“地名系统”，在陈公善《地名系统、地名信息、地名信息载体》^[5]、陈艾荷《地名系统与地名系统工程》^[6]两文中，分别阐述了各自的见解，均可作为研究参考。

二、地名群、地名层和地名景观

地名群、地名层和地名景观，同属地名结群现象。1945年，金祖孟《地名通论》^[7]一文，就进到了“地名之结群”。

同源地名群体，可称作“地名群”。一般说来，同源地名之源，不外语源、地源、史源三类。异源地名群体不可称作“地名群”。同一地名群范围的各个地名，因属同源，犹如同出一个血统，故在地名形式上（文字书写）或含义上总是存在某种类似之处。地名群形式多样。有的地名群完全是原生地名，有的地名群则由原生地名和派生地名组成。例如，北京的“永定门”是原生地名，“永定门内大街、永定门外大街、永定门东街、永定门西街”等，都是由“永定门”派生出来的地名。它们构成了一种地名群。

研究地名群，通常多就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地名群进行归类求源的分析，也可就不同地域或不同国家的地名群进行分类比较研究。无论用什么方法进行地名群的研究，其意义都是显而易见的，它的成果常常会揭示一个或多个区域地名产生、分布、演变、发展的普遍性规律，以及地名读音和书写用字的特点。研究地名分布区域，对确定某些历史性动态有极大的作用。例如，我们研究北京市通州区地名群时发现，在牛堡屯乡的一小片地名群中，有名为“大北关”、“小北关”